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耻於惡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宋祁曰注文不耻景本作不止刊誤作不耻

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

故多盜賊也○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

昔天下

之罔嘗密矣

師古曰謂秦時

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

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敝不除則其末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

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媮讀曰烏於何也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溺於職

矣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

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言也漢興

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

厚也珣謂刻鏤也字與雕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

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衆也艾讀曰乂乂治

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宋祁曰轢當音來

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除也孝景時鼂錯以刻

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

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窋成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閻音馬閻眼之閻師古

曰音閑○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閻音閑宋祁曰姚本刪注中一閻字

二千石莫能

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

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倨同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懼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驚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户反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焉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

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

亦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

之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

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

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今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

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也

○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

○宋祁曰

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

東濕

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濕言其急之甚也濕物則易東操音千高反

猾賊任威稍遷

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

武帝即

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

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

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

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師古曰輒解脫鉗鉤

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

廼賈貧陂田千餘頃

師古曰賈賁假取之

也賁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師古曰假謂雇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

師古曰封為周陽侯

故因氏焉

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

所居郡必夷其豪

師古曰平除之○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

字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忮

師古曰忮意堅也音章鼓反○宋祁曰韋昭曰忮音洎字書之鼓反

司馬安之文惡

孟康曰以

文法傷

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師古曰茵車中薦也

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宋祁曰茵亦作鞫霍

光傳作鞫晉灼音義作鞫字亦音因

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

師古曰勝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

劉

歆曰議當作義

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

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釐人也

師古曰釐讀曰郤扶風縣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

師諸官為吏也○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用廉為

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

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為無害也

然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

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

自此始禹為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

為史以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

師古曰造音千到反

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

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

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索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

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

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

○宋

祁曰老字上
當有先字

數歲諄亂有罪免歸

師古曰諄惑也言其
心意昏惑也諄音布

內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師古

曰剽劫也
音頻妙反

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

師古曰
武帝母

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

○宋祁曰校
本改時作行

太后

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
古曰姁音許于反○蕭

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
韋昭音同李奇音呼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
無所舍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

縣無逋事

師古

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

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

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

軍

師古曰悍音胡旦反

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

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師古曰公孫弘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宋祁曰小或作少

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

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

者

藕林曰稅音伐閔之閔李奇曰肆閔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

甯成之怒

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

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

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

師古曰孔氏暴氏二

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

○劉攽曰南陽屬下句

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

遷為廷尉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

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服虔曰一切皆捕之

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

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

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敞曰

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

效自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

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

錢白金起

師右曰更改也

民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

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

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姦益不勝

晉灼曰取音趣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

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

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

曰已為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猝

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

至冬楊可方受

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閤

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

師古曰椎殺人也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

從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

者以為吏也○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

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音布馬反

而縱使

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

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

夷之亦滅宗

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

以故齊趙之郊盜

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

具私馬五十足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

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

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應劭曰徒但也猜疑

也取吏好猜疑作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

既害者任用之

師古曰此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

酷暴○宋祁曰或無治字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

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

購告言姦

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

溫舒多諂善事有執

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

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

大豪

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師古曰大

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丁禮反靡音武皮反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

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

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

音竹仲反

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

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

上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孟康

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定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師古曰溫

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溫舒死家索千金

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

師古曰荏音仕疑反○宋祁曰以韋昭音鯢字林曰荏草亦盛也

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

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

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

也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

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為淮陽

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

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

○宋祁曰

越本守作辟

關東治放尹齊

韋昭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以敢擊行

師古曰果敢搏

擊而行其治也

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

師古曰伐謂矜恃也

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宋祁曰陘或作阻

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

師古曰騫

與騫同騫拔取之也

烏足以驕人哉

師古曰烏於何也

前破番禺捕降者

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

於天下

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

將軍擁精兵不窮追

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

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

○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

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

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

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

失期內顧以道惡

為解

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

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

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

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

武庫日出

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

師古曰干犯也

受詔不至蘭

池宮

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令

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

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

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

與王溫

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

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

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言

上徵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

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

深詆殺者甚衆

師古曰詆誣也

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

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

左內史其治米鹽

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

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

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

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
不可為常法也

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

師古曰郡扶風縣也音媚

闌入上林

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宣下吏為

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

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

師古曰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

中杜少

師古曰中讀曰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

屬

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趨具食

師古曰趨讀曰促

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

猶弗能禁

師古曰禁音居禽反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

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

應說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

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孟康曰縣有盜

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韋昭曰負累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

故盜

賊寘多

師古曰寘漸也

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

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

以郎為天水司

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

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

反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

賊止陳留傅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

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留圍縣

圍

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

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

師古

曰轉
音僚

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

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

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

曰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

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

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

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

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

曰為字下
當有左字

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

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

與姦既出不至質

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贊

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

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

改作

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

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

縣。○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

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

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

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

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

延年按劍廷叱群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即日議決

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

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

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

師古曰疾

也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

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

師古曰一

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就反

載沙便橋下

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

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

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耳

○劉敞曰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

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音

丁禮反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

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

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

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

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

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鉉改自

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

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

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

也音揆○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先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

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齊舍

師古曰齊

齋

讀曰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

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

○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

奏雖

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

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

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

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闢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方目反

延年亡

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

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勅霍光擅廢立

拜為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

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頻也○宋祁曰還字下當

有遷字

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

大姓西高

氏東高氏

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逆也音悟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

客放為盜賊

師古曰放縱也

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

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

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師古曰新為郡

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宋祁曰越本按作劾

心內懼即為兩劾欲

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

音山客反○宋祁曰越本無果字

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

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高氏前死

吏皆股弁

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

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

師古曰脅歛也

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推折豪彊扶助貧

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

之

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

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

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

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

幡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師古曰悍勁也

雖子貢冉有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

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

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

天下喉咽二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

也咽音一千反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師古曰莠穢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

自

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

亦平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

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

在已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

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宋

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

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

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

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

後左馮

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

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邱賀毀之

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

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

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

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

臧不入身也○宋祁曰越本刪有字

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

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頗悖

師古

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

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

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

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

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

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丑之

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攽曰檢尋

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

母大驚便止

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

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

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因自為母御歸

府舍母畢正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

謂延年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

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

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次

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

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鄧展曰紅陽姓長仲

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人

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

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

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讎也

○宋祁曰相與探丸為彈

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採取之也彈音徒旦

反

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師古曰其

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

橫道抱鼓不絕

師古曰抱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抱擊鼓柄音浮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脩

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

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

辟甌軌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

以大石覆其口名

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師古

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

子不承父母教命者○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

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

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群盜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

賞親閱

見十置一

師古曰置放也

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

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非是

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使

著其姓名

師古曰揭代也桮代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竭代音弋字並從木

百日後

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

賞所置皆

其魁宿

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師古曰財與繞同

皆貴其罪

師古曰貴緩也詭令

立功以自贖

師古曰詭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

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

師古曰者讀曰嗜

賞視事數月盜

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

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

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

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
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蘓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

如蘓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宋祁曰李

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

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

法守正

師古曰据音據

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

事叢

師古曰叢謂衆也

寤以耗廢

師古曰寤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

九卿奉職

救過不給

師古曰給供也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

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

為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

其汙者方畧教道壹切禁姦

師古

曰汙濁也

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宋

祁曰亦字下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前漢書卷九十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酷吏傳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注師古曰愉苟且也○

臣宗萬按愉快史記作愉快此文愉字即愉字意顏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于職矣○史記作溺其職矣

郅都傳河東大陽人也○臣召南按史記但曰楊人也

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南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衍大字

竄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臣召南按少吏南本作

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
二百石以上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
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即此少吏也

義縱傳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按史記作修成
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修成子仲則不
必有君字也

楊僕傳使督盜賊關東○按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宋

祁注于督盜賊下

咸宣傳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按百政史記作白政段中史記作殷中

田廣明傳與廐嗇夫江德○臣召南按江德功臣表作

江喜又按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公孫勇也
乃功臣表則云蘓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事實稍
異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卑隸抱關擊

柙者

師古曰卑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柙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柙音吐各

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

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衍者也

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

教民樹種

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

之資

師古曰藿藟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藟音五荻反荻音敵

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

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豺獺朱

祭罝網不布於埜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

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獺

師古曰隼亦鷙鳥即今所呼為鷂者也月令孟秋

也獺隼徑道也矰音曾獺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藥澤不伐天

師古曰莊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藥髡斬

土牙反藥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劉奉世曰藥讀如

牙藥之藥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莊浙本音

大雅 螻魚麋卵咸有常禁 師古曰螻小蟲也麋鹿子也

殺孩蟲毋麋毋卵螻音弋全反麋音莫奚反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師古

多也阜盛也 蕃音扶元反 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師古曰穡即蕃字 然後四

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

易事交利而俱瞻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

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

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

曰佐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師古曰上

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功致用成器

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

仁誼於間宴

師古曰間讀曰閑

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

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者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

為市其義非也

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

遷焉

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未疑有也字

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

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民上者道之以德

師古曰道讀曰導

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

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

大畧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栢也

山刻為山形也稅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藏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椽字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

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

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

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

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

為王公園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園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園讀如禦人於

國門之禦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水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嗟飲水

師古曰短布長襦也褐編象衣也短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
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

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賓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

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賓當作故答賓戲計然

曰知關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見矣

師古曰形顯見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

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

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

欲施之家廼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姓名

適齊為鵠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鵠夷者言若盛酒之鵠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

鵠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之陶為朱公

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

以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

孟康曰逐

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利

而不責於人

○劉放曰與時逐宜屬下

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

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師古曰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息生也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

發貯鬻

財曹魯之間

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

七十子之徒賜

最為饒

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為富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師古

曰簞筭也食飯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

字上當有言字

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亢禮

師古曰為賓主之禮

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

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憶度是非幸而

中耳意讀曰億
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

曰祖始也以其
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衆斥賣

師古

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物間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

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

予畜畜至用谷量

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

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絮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清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繇讀曰遙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驢

孟康曰五匹也師

古曰驢

牛千驢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

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千足羊師古曰凡

也○宋祁曰牛千蹄角越本作牛蹄角千

言千足者二澤中千足蔬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

百五十頭也

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山居千章之萩

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

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

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

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

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滎

亦水名濟水所溢作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

也即今所謂滎澤也

黍樹而取其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若干畝厄齒

孟康曰齒草厄子可用漆也師古曰齒音千見

反

千畦薑韭

師古曰畦音攜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

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

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師古

曰千甗醯醬千瓠

師古曰瓠長頭甗也受十升瓠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

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

漿千儋

孟康曰儋甗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甗儋音丁濫

反

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

師古曰謂常取而居之

薪豪千車舡

長千丈

師古曰總積
船之丈數也

木千章竹竿萬个

孟康曰个者一
个两个師古曰

个讀曰箇箇枚也○宋祁

白注文師字上當有也字輶車百乘

師古曰輶車輕小
之車也輶音弋昭

反牛車千兩

師古曰車一來曰一兩謂之
兩者言其轆輪兩兩而耦

木器漆者千

枚銅器千鈞

孟康曰三十
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

孟康曰百

二十斤為石

馬蹏噉千

師古曰噉口也蹏與口共千則
為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

口鈞

牛千足羊羴千雙

師古曰羴即豕

童手指千

孟康曰童奴
婢也古者無

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筋

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

師古曰文采
繒也帛之有

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

耳非白疊也荅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為搨音非也**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

今俗猶**藁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藁以斤石稱之輕重有大量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

者不曉廼讀為升合之合又**鮐鯿千斤**師古曰鮐鯿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鯿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魴鮑**

千鈞師古曰魴鮑魚也魴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

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焗室乾之亦非也焗室乾之即魴耳蓋今巴荆人

所呼鯁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
是鮑魚耳而煇室乾者本不臭也煇音蒲北反棗栗

千石者三之

師古曰三千石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

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果取果

實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

孟康曰節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

也師古曰儉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儉音工外反

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

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亦比千乘之家此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

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車曰輦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

惟卓氏曰此地陋薄吾聞岷

山之下沃墜下有跋鵠至死不饑

孟康曰跋音蹲水鄉多鵠其山下有沃野

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鵠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鵠

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

鑄

師古曰即就也

運籌筭賈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

富

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曰魑結西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魑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

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裒耳訾次如苴自

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

子之名

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

若今言

然其贏得過當瘡於蠟嗇

師古曰瘡讀為愈愈勝也蠟細也嗇愛去

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去者也蠟與蠟同下云周人既蠟義亦類此

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頻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頻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宋祁曰注未也字上當有者字

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

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

桀黠奴

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刁

孟康曰刁閒能富豪奴或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

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

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

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

中音竹仲反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

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

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也師古曰於

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

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害

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害藏之也害音工孝反

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善富者數世
師古曰折節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

業先公後私率道
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

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

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

任用公家之
約此說非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孟康曰邊

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
○劉攽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
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

也資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

毋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

其息十之三月吳

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田牆田蘭韋家粟氏

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

賣政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

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

師古曰額與專同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

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

翁伯以販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鬪食

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

主為洒削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灼

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枌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燂音似廉反枌音蒲頓反張里

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

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

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

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

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

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

臣召南

按范蠡子貢白圭

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漿千儋史記作千甌又穀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棗者千枚史記作木

器髻者又馬蹏噉千史記作蹏噉千

泰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

貨耳

臣召南

按史記但云泰千斗無大字又藥麴鹽

豉千合史記作千瓠徐廣曰瓠音貽瓦器受斗六升
又鰾鮑千鈞史記作鰾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

臣召南

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

蓋非互文

為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令人言掌財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臣召南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
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
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郢氏又曲叔史記
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二至
四上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顧昂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

師古曰覲幸也覲欲也幸得其所欲

也覲音冀覲音踰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

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

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

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

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

禮

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

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鉞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兵以卻而趙得全

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搃音

扈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

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師古

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瞶之亂

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過孟鯨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

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

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故曾子曰

仇牧○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刪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

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

讀曰示繇
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臯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

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

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

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

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諸所嘗施唯

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晉灼曰輶輶也輶牛小牛也師古曰輶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

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已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

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

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

閻氏陳周膚亦以豪聞

師古曰閻音闊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

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

皆人姓名也
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軹音只

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

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

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慄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慄者感意氣而立節慄也

不快意所

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姦剽

攻

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

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休乃鑄

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既已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

於睚眦如故云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

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

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酺非其任彊灌之

師古曰盡

爵曰酺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酺音于笑反彊音其兩反

人怒刺殺解姊

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

師古曰翁伯解

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

同問之也

賊窘自歸

師古曰窘困急

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邱呂反○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

除

罪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

也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

師古曰邑

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彼何臯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

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

過吏弗求

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

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

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

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

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

輯之而不見許也

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師古曰曲屈從其言

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

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

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

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

師古曰不以騎自隨

也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師古曰所屬之縣也

之旁郡國為人請求

事事可出出之

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

師古

曰厭滿也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

人居止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

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

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為

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

解兄子斷楊掾頭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驢

師古曰知謂先相知

邑人

又殺楊季主李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上

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關也

籍少翁已出解解

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

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

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

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

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讀皆曰仲

太原魯翁孺臨淮

兒長卿

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

君子之風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

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

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盜跖而居民間

○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

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

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

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宋

越本無徙字

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

下當有其字

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

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

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

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

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其客各有所厚不

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

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

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

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王譚也

為諫大夫使郡

國護假貸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

多持幣帛過齊

劉

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費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放說同

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

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

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
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
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
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
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
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
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
名捕寬詔書至

師古曰舉姓
名而捕之也

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

前輝光

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

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

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

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

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

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

居樽下稱賤子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坐者百數

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

師古曰鄉讀曰嚮

字謂邑曰公子貴

如何

蕪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

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

師古曰博六博奕圍棋也

數負進

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

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

贖自不犯諱也

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

今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

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

字為後進冠

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

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

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
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今而罰之
也適讀曰適此下皆同

侍曹輒詣寺舍白遵

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

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優禮賢
士而尤敬重遵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
扶風之縣

久之與扶

風相失

師古曰意
不相得也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

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導門導者酒

師古曰者讀曰嗜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

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師古曰既闔閉門又投車轄也

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篇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嘗有部刺史奏

事過導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導霑醉時突入見導母

師古曰霑溼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迺令從後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闕閉故從後閣出之也

導大率常醉然

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

師古曰去亦臧也音

邱呂反又音舉

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

師古曰懷來也

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

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

師古曰繇讀與

由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京師故人遵馮几

師古曰馮讀曰憑

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師古曰占

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膽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

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

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

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

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

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

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厭有節

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

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

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汙印韞

師古曰此韞謂印之組也

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師古曰言自如其故

久之復

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

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師古曰質正也

而遵晝夜呼號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

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

之眉

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虫礙為甕所輻

師古曰纒徽井索也虫縣也甕井以輒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虫音

上絹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說或以虫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甕音側救反身提黃

泉骨肉為泥

師古曰提擲也擲入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

自用如此不如鵠

夷

師古曰鵠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鵠夷滕也○宋祁曰注文滕當作滕浙本作袋

鵠夷滑稽腹

如大壺

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難

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師古曰盡猶竟日也

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鳴夷也屬音

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其下類此

導大喜之

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

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

師古曰約猶束也

不敢差跌

師古

曰跌音徒結反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

師古曰湛讀曰沈

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

師古曰顧念也

竦曰人各有性

長短自我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

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

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

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

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導為大司馬

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詘導

導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導留

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

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

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

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師古曰禮

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

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攽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

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時年二十

餘谷口聞其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

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

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

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

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涉遂傾身

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閭門

師古曰閭字與寘同音大千反

在所閭里盡

酒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

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

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

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

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

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
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
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
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
之終身號
曰孝婦
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佚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也

涉自

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
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叩富人長

者

師古曰叩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

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

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也

涉即往候

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

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

涉何心鄉此

師古曰鄉讀曰向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

涉迺側席而坐

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

削牘為疏

師古

曰牘木簡也

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

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

師古曰昃音徒

結反○宋祁曰注文昃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

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

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

歛勞俸畢葬

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歛音力膽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

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

宋

祁曰避字下富有賓字

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

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已為中郎后免官

○宋祁曰后字當作後

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

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

師古曰毆與驅同

投暮入

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

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

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

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

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君威

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今涉如故著衣服也復

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

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

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梟惡暴

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

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初太伯母也諸

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初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

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放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

涉性略似郭

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

師古曰隱匿其情也

好殺睚眦於塵中獨

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

士可用

○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莽廼召見責以辜惡赦賞

師古曰賞謂寬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師古曰無幾言

無多時也幾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
音居豈反

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
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
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
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
師古
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
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

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

上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

師古曰縣

其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

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

王莽居

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

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

素善強

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賊匿泛以問建

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

泛音敷
劔反

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

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
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游俠傳信陵無忌竊符云云注師古曰矯魏僖侯命○

臣召南

按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魏稱

王父矣不得云魏僖侯也

劇孟傳陳周膚○按史記作周庸又陝寒孺史記作韓

孺

郭解傳河內軹人也○按史記有字翁伯三字在此文

上

解為人靜悍○

臣召南

按史記作解為人短小精悍漢

書移短小二字于後文又改精字作靜又臧命作姦
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
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

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

臣召南

按楊掾事與史

稍異据史則主徙解之議發於楊掾故解心恨之不
止為隔絕送財也

萬章傳長安人也注師古曰萬音拒○

臣宗萬

按萬字

從草從禹急就章萬段卿師古注曰萬亦槁字木名
因槁以得姓也詩曰槁惟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
作萬章非是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注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顧炎武
曰服虔注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
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
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臣召南按

此文賈子光當即王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

陳遵傳數負進○顧炎武曰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按漢書作博進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為長

原涉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劉攽曰此原涉為大司徒耳後人妄加丹字○臣召南按

劉攽說是傳言涉由扶風掾入為大司徒史也大司

徒史即丞相史丹字衍文又按劉攽注史丹在成帝
時為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